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帶不走的那份沉重

——紀念愛倫堡誕辰 120 周年

彭齡 章誼

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 1891 年 1 月 14 日出身於基輔一個猶太家庭。今年適逢他誕辰 120 周年。

前些天與友人談及有關外國人名的譯法，忽然聯想到愛倫堡。因為父親（編者按：著名翻譯家曹靖華）曾寫過一篇短文《譯海細浪》，談的就是有關愛倫堡姓氏的譯法。他最早接觸與翻譯愛倫堡的作品，是在 1925 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夕，他受李大釗派遣，到開封國民第二軍擔任蘇軍顧問團翻譯，在那裡結識了蘇聯人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禮）。兩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一個懂俄文，一個會漢語，又都喜好文學，很快便熟識起來，工作之餘常在一起暢談人生、理想。王希禮希望通過中國文學了解中國社會，父親送他魯迅先生的《呐喊》，建議他先讀《阿 Q 正傳》，王希禮回贈一本蘇聯短篇小說集《十三隻煙斗》。

王希禮看完《阿 Q 正傳》，對魯迅推崇備至，決心將它譯成俄文。然而文中諸如紹興民間賭博用的「天門」、「角回」等術語如何譯，父親也無能為力，他們只好寫信向魯迅求教。魯迅不僅一一做了解答，並應王希禮懇求為俄譯本寫了序與自傳，還特意去照相館拍了作者像。父親與王希禮這兩個異國青年自己也曾想到，他們在中國大革命前夕戰馬倥偬中的這次相遇，竟使魯迅和他的《阿 Q 正傳》衝破了中國沉沉暗夜和封建軍閥的嚴密封鎖，迅即傳播到蘇聯與歐洲。父親與魯迅密切聯繫，也是自那時開始並延續下去的。

就在協助王希禮翻譯《阿 Q 正傳》的同時，父親也讀完了王希禮送他的小說集，集中共有 13 個短篇，每篇都與煙斗有關。其中寫得最好的是愛倫堡的《康穆納爾的煙斗》，父親便抽空將它譯成中文。這是愛倫堡的作品最早介紹到中國的一篇，也是父親翻譯生涯中翻譯的第一篇小說，在這之前他譯的都是劇作，如契訶夫的《蠢貨》、《三姊妹》等。但當時瞬息萬變的局勢卻使他無暇他顧：國民第二軍軍長病故，繼任者相互傾軋，給軍閥吳佩孚可乘之機，1926 年春吳佩孚相繼攻佔開封、鄭州後，顧問團被迫撤離，父親也於兵荒馬亂中返回北平。此時北伐在即，李大釗指派父親趕往廣州，擔任北伐軍總顧問加倫將軍的翻譯。北伐開始後，他隨北伐軍一路征戰：長沙、岳陽、武漢……就在北伐軍節節勝利，工農運動蓬勃開展之際，帝國主義為維護其在華利益，也加緊與右翼勢力勾結，1927 年 4 月 12 日和 7 月 15 日，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在上海、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葬送了北伐的大好形勢。父親在中共的安排下，衝開反革命的刀光劍影，再赴蘇聯。先後在中山大學與列寧格勒大學任教，並通過「未名社」同仁與魯迅保持着聯繫。他授課之餘，也繼續從事蘇俄文學翻譯工作，最初寄回國內的一批譯稿中，就包括了在開封譯的愛倫堡的那篇文稿。

當魯迅看過「未名社」轉去的《康穆納爾的煙斗》的譯稿後，回信說：「我以為很好，應立即出版，中國正缺少這一類書。」同時又指出：「有幾個名詞似有礙，不知在京印無妨否？倘改去，又失了精神。」魯迅說的「幾個名詞」，主要指「康穆納爾」，意即「公社社員」。愛倫堡中學時受 1905 年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影響，參加學生運動遭沙皇政府逮捕，那時僅 17 歲。他說他是「從監獄裡領到了一個人成熟的畢業證書」。出獄後隻身流亡巴黎，參加共組織的集會與活動，熟識巴黎公社。這篇小說即是描寫巴黎公社社員的。在當時國內白色恐怖下，文網如織，「禁錮得比罐頭還要嚴密」，類似「馬克思」、「蘇聯」、「公社社員」這類詞都是「犯忌」的。儘管「倘改去，又失了精神」，也總比被查禁不能與讀者見面要好。為避免「麻煩」，「未名社」同仁反覆斟酌，最後選定了一個不帶「危險色彩」的很土的字眼「煙袋」，於 1928 年 12 月出版。然後後來，「未名社」遭特務機關查封時，恰由於有部分《煙袋》存書，被當作「罪證」而惹過「麻煩」。這是父親和「未名社」同仁始料未及的……1936 年魯迅為父親編《蘇聯作家七人集》時，曾將《煙袋》收入，送審時卻被「抽出」。直到 1945 年父親將它收進短篇小說集《死敵》，並恢復了原名《康穆納爾的煙斗》。

▲愛倫堡部分譯為中文的著作



▲愛倫堡像



索洛古勃①

(俄羅斯) 伊里亞·愛倫堡

在讀過索洛古勃的詩作前，我不是把他想像成一個神秘的印度苦行僧，便是看作一個中了邪的歇斯底里的女人。第一次見到他，不免有些失望。事情發生在巴黎，索洛古勃在講課。一個備受尊敬的老紳士坐在桌子後邊，蓄一把細心修剪過的鬍子，戴着夾鼻眼鏡。他不疾不徐、慢條斯理地給醫學院學生和年輕的「崩得分子」①講課：其中有阿利東莎和格爾齊涅婭。一切都是很平常，但晚課結束前，索洛古勃偶爾瞟了一眼我，我打他的光線裡看到了一絲神秘和不快的笑容。我頓時渾身不自在。噢，這一刻他對於我不再是苦行僧，而是一個冷酷地追求新生活的中學教師。我可不是預備班學生。他突然說：「伊里亞·愛倫堡，給我們談談阿利東莎和杜爾齊涅婭的區別。」我默無一語；而他在工整地寫上一個無可指責的「一分」之前，將久久和愉快地摩挲着手掌。我記得另一個晚會，莫斯科二十年代的冬天。某些非常熱心和天真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索洛古勃忿忿不平——怎麼？在我們集體主義的世紀，他居然是一個身無分文的渺小的個人主義者。索洛古勃不去爭論，他完全同意——當然，當然。然而，作為模範的中學副校長，他怎麼不去訓導這些永遠的二年級學生呢？索洛古勃悄悄地笑了，作為答辭他作了一個小報告，集體係由個體組成，而不是零，如果拿他，費奧多爾·庫茲米奇，加上另外四個費奧多爾·庫茲米奇，就是五個。如果拿批評家——就啥也得不到，因為 $0+0=0$ 。這決不是辯

論，僅僅是算術課而已。我有點不相信費奧多爾·庫茲米奇。我怕他比一個普通教師知道得更多，只是不願意讓我們不快樂。

我聽着，並等候一句極小的附言：「呀，順便說一句， $1+1$ 不等於 2 ，只等於 0 ，完全是 $0, 0, 0 \dots$ 」

索洛古勃緩慢持重、有板有眼地朗誦着詩句，彷彿把單詞分置於一個個小盒子中。用同樣的方式朗讀搖籃曲和高亢的鄉歌，溫柔的輓歌和對酷評的懶洋洋的哀求。他剛剛頌揚過「自己魔鬼的父親」，眼下撫摩着紅嘟嘟的嬰兒，大概很快就會把處女的身體拴在環裡，好更方便地蹂躪它。而話語——不全是上帝的話語嗎？——它們人工整整地放置於盒子裡，費奧多爾·庫茲米奇不想欺負任何人。

索洛古勃能寫關於俄羅斯水路運輸的糟糕狀況的小文章，譬如說，寫得規規矩矩。在遭受折磨之前寫的某一首詩裡，他記錄到——「必須關上窗和門，以防愚蠢的鄰居偷窺咱們。」索洛古勃自己總是細心地關好護窗板，好奇的行人欲往裡張望只落個無功而還。有這樣的住宅——帷幔遮窗，大門緊閉——恬靜，幸福，在這個寧靜的世界裡只有心靈才感受到某種不詳。

索洛古勃的詞彙貧乏，他的詩裡幾乎沒有形象，只有簡短的假設定語，奇妙的公式。他尤其頻繁地使用抽象的詞彙。但他喜歡用貧乏的詞彙去談論世俗的情慾，談論除自己之外就無人喜歡的土地，

談論少女在晨露中的光腳丫。也許，在骯髒的土地上潔白的光腳丫，也許，只有光腳丫接觸到的土地，才會令他深受感動。看過伊莎多拉③的舞蹈後，這位備受尊敬和傲慢的紳士不但不會莞爾一笑，反而淌下異常感動的甜蜜之淚。

索洛古勃通諳詩歌的最高秘密——音樂。不是巴爾蒙特式的音樂，而是韻律的顫動。

這就是為啥有時在他臉上掠過的不是冷笑，不是，——而是欣喜的微笑，彷彿聆聽到遠方的聲息。他像蘆葦似的軟軟晃動，像看門狗般吠叫，像頭上快長出角的小鬼般哭泣。如果在鄉下，人們會讓他取代巫師面對的愛舐人的母鹿，我相信，他有祛除鬼神的能耐，因為要做到這一點，不需要研究阿利里帕·涅斯特蓋姆斯基④，有詩人高度的才華就足夠了。

索洛古勃不識熱情為何物，他只知道快感。所以他的詩作是如此徐緩。它們猶如中午南方懶洋洋的海浪，一行接一行地滑動着，不慌不忙，延宕着歡樂，用無精打采的腳韻去接吻。

當我們看到一個深諳美食之三昧的人在吃臭雞蛋，我們不會說雞蛋臭烘烘，而只是說那人有點怪。看到吞食甲蟲和蜘蛛的野人生番，我們甚至不屑置一詞，而是為他們這樣做——避之則吉。

在讀過他關於佔領柏林的愛國詩章或者他知道他比所有俄國詩人更喜歡伊文爾·謝維爾寧⑤之後，誰還會指責索洛古勃的趣味不夠成熟呢？

在索洛古勃之前，浪漫主義和鄙俗行為是兩個迥不相合的概念。霍夫曼⑥是一回事，斯維德里蓋洛夫和落在小牛肉上的蒼蠅是另一回事。在索洛古勃看來，鄙俗行為是不同尋常和神秘的，而秘密被蒼蠅屎給弄髒了。要知道，並非一切都是天上的電

火
冰糖葫蘆
火



□劉心武

社區的老年大學開張八年了，他退休後已經上過書法班和繪畫班，如今在家裡揮毫，號稱是自修完碩士、博士進入博士後階段，但是聽說老年大學要開個識字班，不由得又去從頭學起。

那個識字班，招生廣告很有意思，是把頭幾天的報紙頭版貼出來，把幾條新聞裡的詞語劃上紅線，問怎麼讀，什麼意思？他只看了「三審定讞」一個詞語，就決定報名進班。說起來他有大學本科文憑，當過幾十年的工程師，但直到現在，還是搞不清「定讞」究竟該怎麼讀，究竟是個什麼意思。

老年大學許多班是要多少收些費的，這個識字班卻完全免費。俗話說「免費無好貨」，但上得第一堂課，他就覺得實在是快樂無涯。千金難買一刻樂啊！

邢老師比他大不了幾歲，胖墩墩的。見面就在黑板上寫出自己的姓氏：亓。問學員們：「怎麼稱呼我呀？」一位老大姐就樂呵呵地高聲喚出：「卡老師！」他帶頭大笑，糾正說：「要叫齊老師！」他大學同學裡恰有姓這個的，他知道「亓」要讀成「齊」。亓老師就說：「中國人姓名裡怪字最多。比如去杭州，在岳廟，跟秦檜夫婦一塊兒跪在那裡接受千古唾罵的，有叫這個——」在黑板上寫出三個字是「万俟卽」，問大家：「要叫着這位奸臣名字罵他，怎麼出聲？」包括他在內的學員全傻眼了，亓老師就教給大家，「万俟」是複性，發音是「莫其鉤」。

亓老師說，這個識字班主旨還是解決大家平日在讀書看報、聽廣播看電視裡遇到的那些疑難詞語。於是他明白「定讞」不能讀成「定獻」要讀成「定讞」是定準罪名的意思。又明白「差強人意」不是「讓人覺得差勁」的貶義而是「大體上還讓人滿意」的褒義。

亓老師從第二堂課起，就讓學員自帶疑難問題來，由他解答。雖然每次上課都帶着一摞字典，卻很少翻查，差不多總能脫口而出地教大家發準讀音理解對詞語含義。亓老師失去了一隻手掌，往黑板上寫字的那隻手揮灑出的筆劃具有獨特風格。幾堂課過去，大家熟了，課前課後也各有先來後走聊上一陣的，於是知道亓老師是從外地一所大學中文系語言專業畢業的，1962 年分配到北京一所中學擔任語文教師，退休後一直在撰寫一部內容冷僻的語言學著作，尚未完稿。

但是亓老師的這個識字班的學員越來越少，離約定的三個月結業考試還差一個來月的時候，能堅持來上課的就只剩五個人了，他是其中風雨無阻堅持得最好的。在家裡，跟老伴，他時常炫耀從亓老師那裡學來的。譬如電視裡播《紅樓夢》的節目，老伴說：「賈璉，字典裡『璉』只有一個讀音『臉』啊，怎麼電視裡總『賈連賈連』的啊？」他就得意地解釋：「亓老師說了，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有一個關於讀音的規範，當一個詞語是兩個第三聲相連時，允許第二個第三聲的字輕讀，所以，賈璉可以讀成『賈連』的！」老伴笑：「你學來這麼些細膩的學問，究竟有多大用處啊？」他就答：「起碼我不會得老年癡呆，勞累你伺候啊！」老伴抬槓：「那我要腦萎縮呢？」他笑：「你搞的那十字繡，越繡越細膩，除了咱們家兒女家擺滿了，親友家幾乎送遍，你更不會腦萎縮！」

雖是免費課程，跟小孩子過家家似的，結業考試那天，五個學員自帶紙筆陸續到達，亓老師在黑板上鄭重寫出試題，第一題就問「三審定讞」怎麼讀怎麼講。他是第二個進入考場的，一進去，只聽見一位學員大姐正在跟亓老師熱情地表達關於安裝假肢的建議，直到學員們到齊，亓老師宣布考試開始，那位大姐才終止她的熱情表達。

考完後亓老師當場閱卷，他得了滿分。別人都散去了，只剩他和亓老師兩個人時，亓老師忽然跟他說：「我要特別感謝你……」他吃了一驚。只聽亓老師幽幽地說：「你是來上課的人裡，唯一的一個，始終沒有問我，為什麼失去了一隻手掌的……在我一生裡，到目前為止，能跟我在相處時刻意不問這個的，很稀少，你是第三位。」說着主動用那獨一的手掌，把他的兩隻手掌攏到一起，緊緊地握住。

回到家，他對老伴講完這件事，低下頭，慚愧地說：「其實，跟他告別前，我那問他究竟怎麼失去一隻手的話語，都湧到喉嚨上了啊！」

子或者水下的吉捷日⑦。沼澤隱藏着許多奇珍，但裡面也長有毒花，周圍多的是妖孽，水散發着霉味，總而言之，無非是沼澤而已。對索洛古勃的爭論可以歸結為，一些人從中只看見小鬼和誘人的毋忘我，另一些人只看見水藻和水蜘蛛。但即使在堅實的土地上也難以劃出界線，何況在索洛古勃的領地上，無論怎樣評價它們，誠然都在慢吞吞地折磨着旅行者。

讀索洛古勃有如服食麻醉劑，似乎不是讀詩，而是在抽鴉片煙槍。所有物體的體積空曠地膨脹，但都失卻了實物和力量。物體的世界成了概念的世界，韻律的波浪淹沒了天下。淺藍色的水霧悄無聲息。這就是索洛古勃本人。我既不會看見夾鼻眼鏡，也看不見大鬍子，只看見十分誘人和十分茫然的眼睛。他坐在圈椅裡，雙手交叉在肚子上，似乎不是他的記者所尊稱的「年高德劭的詩人」，而是一尊大佛，從他背心衣兜裡的表到周圍死寂凝固的大地這樣死寂和永遠疲乏不堪的世界的全部運動都已止息。

① 費奧多爾·庫茲米奇·索洛古勃 (1863-1927) 俄國象徵派詩人，小說家。

②崩得分子，俄國二十世紀初的反猶團體。

③伊莎多拉·鄧肯，美國現代舞蹈的創始者。

④涅斯特蓋姆斯基 (1486-1535) 俄國神秘主義哲學家。

⑤謝維爾寧 (1887-1941) 俄國詩人。

⑥霍夫曼 (1766-1822) 德國浪漫主義作家。

⑦吉捷日，俄國傳說中的城市，為大水所淹。

(陳瑛璇譯)